稼門文鈔

稼門集序

天下所謂文章者皆人之言書之紙上者爾言何以有美惡當乎理切乎事者言之美也今世士之讀書者第求爲文士而古人有言曰一爲文士則不足觀夫靡精神銷日月以求爲不足觀之人不亦惜乎徒爲文而無當乎理與事者是爲不足觀之文爾吾鄉汪稼門尙書其生平不欲以言行分爲二事上承天子之命有撫安衆庶之績下立身行己有淸愼之修其所孜孜而爲者君子之事也津津而言者君子之言也故其詩與文無鞶帨組繡之華而有經理性情之實士守其言則爲端士歷

官者遇事取其所記一一行之如繩墨之可守此豈可以文士論哉漢時校書有六藝諸子詞賦之畧本無集名魏晉以後集乃甚著而繁蕪益多若尙書之集其文則諸子畧之儒家言也其詩則通乎古三百之誼者此當爲劉向班固之徒之所取已今春二月尙書將入覲與鼐遇於江之南以其文七卷詩十卷視余余歸卒讀而竊歎以爲古今所貴乎有文章者在乎當理切事而不在乎華辭尙書得之矣乃以題諸其首嘉慶二十年三月望同里姚鼐序

予少也清臞善病故心力淺薄不能追古人之心以爲心於古
人明道之文古人理性情之詩茫然莫解其精意之所在及畧
見大意率牽強學爲舉子業而心又告瘁筮仕後受
恩愈重報稱愈艱孜孜夙夜猶欲分心於古之載籍也難矣然
閱歲既久上則仰承
詔諭面奉
訓言精深廣大所以拓心胸而增識見者較讀書尤爲得力下
則或與賢士大夫交而收直諒多聞之益或莅秦晉吳越荊楚
間而悉風土人情之異或理錢穀兵刑而察盈虧枉縱之端或

聽兩造辭訟而得是非曲直之情或公餘披覽卷軸而明於盛衰得失之故或疑難質證古賢而嚴邪正義利之防凡日行政事及見聞所及有烱然堪作警心養心之具者輒隨意裁爲文與詩但期伸其欲言之意而已初不計工拙也久而鱗然成帙貫之近腐齋案頭暇輒展玩以鞭辟吾心以砥礪吾行時如荒烟蔓草中得鮮花一簇生意盎然不自知其腐也且深恐其不能近於腐也然使工於詩文者視之將必目爲故紙堆中爛語哂爲老生常談一展卷而已兀兀欲睡矣故不敢出而質諸能文能詩者今年已六十有八矣回憶前事忽忽如浮雲過空使

併此區區者而散失之吾後世子孫將何從而知我生平之居
心行政也𢿙爰分類鈔之得文七卷詩十卷以付棗棃而誌其
大畧於此嘉慶庚午正月戊寅皖江汪志伊自序

稼門文鈔目錄

稼門詩鈔目錄

稼門文鈔卷一

說

皖江汪志伊著

主一說

天非一不清地非一不寧而人可知矣五達道三達德及九經之所以行者一也朱子曰一者誠也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程子曰無適之謂一其皆得諸孔門一貫之訓歟然一之訓不自孔門始也伊尹告太甲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其語至爲精密故君臣咸有一德之稱焉雖然伊尹亦未嘗無本也蓋自耕莘樂道之年已得堯舜精一之傳千駟弗視一

介不取凜凜然人心退而道心自存其自許天民之先覺將以斯道覺後覺者非特心堯舜之心直心天地之心矣噫古人治心之學大都不離乎主一者如此

學字說

學也者原以明道行道求無虧乎天之所以生人之理而克盡乎人之所以爲人之事非徒爲科名計也嘗讀論語首章特提學字知孔子一生不厭不倦之全神具見於此矣乃讀書人往往不知所學何事朱子註曰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讀書人又不知先覺

何人所爲何事講書家以知行爲學解又未嘗實指其所知何事所行何事豈皆甘自暴棄歟蓋由不切己體驗此學字即孔子十五志學之學亦即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之學也抑由不着意理會人性皆善之旨昏昏貿貿只上口而不上身耳夫儒者以家國天下爲一身其格致誠正務修一身以爲家國天下非迂濶也洞悉於家國天下之人莫不各有其身身之主在心心之主在性天命之人稟之是固有而非外鑠其理最深遠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亦最淺近雖愚不肖之夫婦亦與知與能世之爲父兄師友者不探實在處切言之則後生小子安得豁

然有所覺悟也今就人性皆善數言爲一學字發其蘊如五事貌言視聽思非人乎恭從明聰睿非性之善乎其作也肅乂哲謀聖非先覺之所爲乎又如五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非人乎仁敬慈孝別序信非性之善乎文王於緝熙敬止非先覺之所爲乎後覺者果於身之所具之五事身之所接之五倫切近而學焉以盡其心而知其性不亦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乎且夫中古聖人莫高於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論語第二章即列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不已汲汲顯示以所學之大本乎第六章又列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不且丁寧切示以所學

之急務乎匪特孩提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固所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卽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爲道甚邇而事甚易也孟子豈欺我哉蓋五事五倫爲萬事萬物之本而孝弟又爲五事五倫之本也及觀孝經而孝又爲極大之本也一本萬殊則四書五經無處不可觸類旁通矣顧見於載籍中者不啻千條萬緒而見於日用間者祇此言行兩端如敏事愼言先行後言爲難言訒言忠信行篤敬其爲教也甚詳要之行莫重於五事五倫言亦莫重於五事五倫而聖人於言行必曰敏曰愼曰先曰後曰難曰訒曰忠信曰篤敬者何也

蓋兢兢業業用其力於恭從明聰睿及仁敬慈孝别序信之大道絕不敢冒冒焉泛泛焉怠於行而妄於言也是先覺之所為也是之謂學也嗟乎人不力學於五事則五官皆成虛器豈得謂之人乎人不力學於五倫則五品皆成虛位豈得謂之人乎又安望四端之擴充火然泉達九經之敷布事立效成為天下國家不可少之人乎不殖將落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昔趙忠獻言佐治天下祇須論語半部而吾則謂祇須論語第一字

可棄說

或有問於予曰處事難交友尤難一遇疑難事雖良友亦不可

予平生可靠者曾得幾人乎應之曰良友誠不易多得予平生只有二友可靠耳或曰二友爲誰曰情理二字是我一生性命之交凡遇事之紛至沓來加以人言混淆幾難自主之會卽平心靜氣默默與二友相商酌之理而是非立見準之情而可否益明中有所見堅以自持毅然爲之而不顧或曰子之性未免固執或情以時殊理以勢阻將若何乎曰我更有主人翁可靠耳或曰主人翁抑又何說乎答之曰命耳成敗利鈍有主之者不知有主而靠之利害搖於外趨避攻於內吾其何以爲吾耶吾非敢任吾性也凡事非信於理之所當爲卽出於情之不

容已而時與勢胥退而聽命焉如此而天下復有何事足以相難也哉

實字說示江蘇屬官

我本昔年之司道府州縣也諸君子即他日之督撫也官無定而政則有定才不同而心則不可不同心欲同則莫若以實爲宗蓋必各念祖功宗德積累之艱難不可自我而斬誦詩讀書居恒之期許不可入仕而忘然後有自愛之實心有自愛之實心然後有愛

國愛民之實心而出之以實力行之以實政凡理財用人引薦

敷教問刑聽訟弭盜救荒治河榷鹽數大端果日在手頭書口頭轉心頭運酌之天理而不悖準之人情而不謬揆之國法而不違斷無不實之理或猶恐其不實而又爲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以籌之則不實者可以收歸於實而實者益精於實矣夫一省之官大小相屬絲聯繩貫階級雖多然責任莫重於親民之吏蓋天下之安危在民而小民之休戚在吏

人君爲天下主恐州縣吏不能治吾民也於是多立之長官以廉其賢不賢而糾舉之無非欲使小民實被其澤也倘長官不以精白爲心任性乖張倚勢挫折則屬官之廉恥漸喪意氣消

歷任事不勇操守不堅而民反不能被其澤是誰之咎歟由是觀之臨以勢不如通以心俾心心相與流通斯事事相爲貫注正如指臂相承呼吸相通安有痿痺不仁之病且夫官無大小均爲

朝廷之命臣咸繫士民之仰望此心誰忍負也特患博寬厚之名而存一寬厚心處事每失於不及不及則不實或逞刻覈之才而存一刻覈心處事又失之太過太過亦非實今如屬官事有不實者長官勿存將就之見必當核實駁正之長官事有不實者屬官勿存畏葸之念亦必當據實辨正之勤勤焉懇懇焉

均期有濟於國計民生而後止庶不負自愛務實之本心焉雖然天下往往有理之所必無而事之所或有者屬官輒慮難以取信於長官吾以爲不必鰓鰓過慮也所慮者事事未必靠實耳如果實實靠得住在常時據事直陳甚至以力爭拂長官之意石以擊而火始出轉以眞實見屬官之公正久之必以爲其人可靠焉所謂實心實政顚撲不破者此也否則不顧是非苟且曲徇不特自喪其生平抑亦菲薄長官實甚而同被吏議猶其後焉者也予自作州縣以至巡撫愧乏猷爲兢兢焉惟以脚踏實地自勉今吳中事極繁難更恐疎忽貽羞特揭此以質之

諸君子尚冀諸君子時時匡我所未實事事策我以不可不實我得以徵諸君子待我之實心併以驗諸君子自盡之實政則一切公事必能和衷共濟相與以有成也寧非厚幸歟寧無厚望歟

靜觀鳶魚飛躍圖說

藐然中處於兩間者身也亦知身之主在心而心之主在性乎原於命之不已則天理流行率其性之自然則天機活潑渾淪中具有條理即人物所當由之道也嗟乎道之不明不行於天下也豈人之性之或殊歟試觀蒼蒼者天耶鳶何以飛混混者

淵耶魚何以躍鳶不自知其飛也飛則鳶之率其性也魚不自知其躍也躍則魚之率其性也然則人之動容周旋出入語默各順其則而不知皆可作鳶飛魚躍觀也然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淆皆可作鳶而必戾於天魚而必躍于淵觀也極之愚不肖之夫婦而亦與知能行又可作鳶之盡能飛魚之盡能躍觀也審是舍鳶魚以言道則道之全體晦矣泥鳶魚以言道則道之妙用又左矣彼釋氏棄而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固已滅天性以顯背乎道而曰青青翠竹莫匪真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豈似有合於鳶飛魚躍之真者而不知其亂真爲

已甚矣蓋彼則萬象虛無所謂翠竹黃花亦空相也吾儕萬物同體所見鳶飛魚躍皆實理也夫率性之道而不從實處求之者吾不信也仰惟

聖天子殿曰養心心無不誠齋曰養性性無不盡所以能盡人物之性以符

天地之心而爲之臣者均在

大化涵濡之中寧遂其然罔覺已乎予迂拙成性加以撫字勞心誠恐心勞日拙任性而行或反拂乎民物自然之道而蒙杞柳桮棬之譏將不知此身居何等矣日者公暇誦子思子書至

鳶飛魚躍一節靜言思之恍然見天機活潑即天理流行之妙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益信率性之道為修身之要也爰選工繪圖斯夕展觀以為警心之助并書此說於簡端

近腐齋說

杜工部題省中齋壁詩曰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迴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每一披吟想見醇臣心事而公且自目腐儒嗚呼吾庸得腐哉然不得腐遂甘不腐乎日就月將但稍稍近之毋如海上山至其下風輒引去幸矣爰署治事之齋曰近腐書以素紙隨所至張焉

續卷一

長曾孫先愼名說

危乎微乎善惡之念好惡之意乎意由心發先不自愼一誤入於小人之徑卽不得列於君子之林矣大學傳者憂之特將君子小人之情狀於誠意章判之其所判者在乎意之誠不誠尤在乎獨之愼不愼今夫人之生也其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況學者物已格知已至尤莫不知爲善以去惡惟爲善去惡之時其用力實與不實非他人所及知而已獨知之易曰幾者動之微正謂此也於此實則自慊不實則

自欺可不愼歟君子審其幾不敢自欺其善惡之知乃得自慊其好惡之意愼之至誠之至也小人不知誠又安知愼哉爲不善無所不至是惡已誠于中也而復欲揜著以欺人究不能禁人之如見其肺肝也是惡又形於外也君子曰欺人歟自欺也於此見獨之不可不愼又有必然者然則人生斷無中立之地出于善卽入于惡況幽獨中指視森嚴能不凜凜然戒其欺以求其慊乎篤戒欺求慊之功則必誠其意矣微心廣體胖之效則心與身亦可漸至于正且修矣且好惡之源旣淸則推之家國天下好知惡惡知美好民好惡民惡胥爲大公至正之君子

所不至好人惡惡人好而爲拂性之小人大哉愼獨之道豈尚能誠其意焉已哉然誠意乃大學自修之首而愼獨又誠意扼要之功匪特闇室居處中應然也卽大庭廣衆中亦應然也予嘗致力於此豈曰能誠惟務其實嘗著實字說與屬官共勉之又不能不有望於後生小子也嘉慶壬申春予年已七十方以未得曾孫爲念孟夏之初次孫燈光適舉一子名之曰增壽旣而推其造五行全備金水相生木火通明似非小人之流而可希君子之學者也但他日學竟何如予亦何敢遽以誠爲增壽期乎惟以愼先端其嚮蓋愼思愼言愼行莫非愼獨功也故易

其名曰先愼并錫以字及别字曰動微曰幾府預頫其讀書治事齋曰眞心爰著此說以俟先愼有志於學時顧名思義兢兢焉業業焉一以君子爲法而必愼其獨以求自慊也并以小人爲戒而尤必愼其獨以防自欺也倘矻矻窮年危者安微者顯由愼以幾於誠乎則先愼不自虛其好善惡惡之意亦庶以慰予之屬望也夫

自署實心藏說

昔朱文文山詩云趙岐圖壽藏杜牧擬墓志又贈涂內明詩云此中一片光明藏滑欲淺處天機深諸君子之心皆可於詩見

之予蓋久思效法輙以未得佳城而止今年已七十有一不得已而自改陽宅爲陰宅豈仿古人之遺意并襲古人之美名而頓忘素心乎憶予年二十有七始知何志志者心之所之也仰止莘野自名志伊蓋讀商書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知湯本堯舜之君而無待尹之使也尹樂堯舜之道而自致湯之聘也其自任天下之重曰若撻於市時予之辜殆即周茂叔所歎伊尹之所志歟而予則志未逮焉二十有九舉於鄉三十七作宰民呼我爲父母我忍不視民如子乎此心眞僞辨之蓋不可不早也夫天地淸寧以得一堯舜執中以精一孔子忠恕之道以一

貫一之德大矣哉伊尹蓋直與上下古今同揆焉予因之作主一說冀得其萬一者以爲治心之法顧取法必須量力嘗聞朱晦菴曰一者誠也誠者至實无妄之謂一耶誠耶予何敢望即至實又豈敢期哉惟矢心去妄而存實焉已矣今夫心之通於家國天下也不出情理兩端理非空寂之謂而實理則出於天情非虛飾之謂而實情則通諸人天理何其實近人情而益實也人情何其實協天理而益實也綜理政事若不靠實情理則所爲旣妄必貽人心風俗之憂予敢然哉凡事非信於理之所當爲即出於情之不容已成敗利鈍一聽諸命此予可靠說所

言作也用是自省而不實者鮮矣由是推以及人嘗作官[illegible][illegible]
豈日如尹之覺後覺哉蓋自作州縣而後由府道以至督撫僚
屬衆盛冀其堅其爲國爲民之心也況予躬逢
堯
舜相承遭際盡極隆焉
勳
華恩德重倍邱山銘感寸心圖報曷已故
召對則片言無敢妄奏疏則隻字無敢欺至民生即國計所存
尤不敢不盡心撫字以爲僚屬倡也特患博寬厚之名而失之

不及迮刻覈之才而失之太過耳太過不及豈所謂實哉是以刊印斯說毎到一省須發各官相與激發其自愛之實心以爲愛國愛民之實心俾出之以實力行之以實政無非欲溥實澤而固邦本也至於接見僚屬時事無巨細莫不酌理準情講求結實於其似是而非者必反覆推求以除其妄歸於實在而後已焉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毋俾他日空身歸去致幽隱不寧耳矣傳曰伊尹葬於亳吾不知當時表其藏者若何而予今卜藏於樅陽之翠屏山麓君若沿光明藏壽藏之美名於我亦泛而不切故預署其陰宅曰實心藏嗚乎區區此心雖不及尹

之協于克一而亦不至下同流俗之妄松楸寂寂差堪自慰丁秋爾并著此說刻於墓碑之陰俾世世子孫知歿且不棄實心況生者心爲一身之宰萬事之樞如之何弗實

實心藏銘并序　　姚鼐

實心藏者兵部尚書總督浙閩桐城汪公之生壙也公自言平生惟矢心去妄而存實焉此念無閒於終身故以名其壙且著說以示子孫以謂歿且不棄實心況生者乎又以說寄同里姚鼐使爲之壙銘鼐謹案公名志伊字稼門以乾隆八年正月十四日生年二十九中乾隆辛卯科舉人其歷官爲

靈石榆次知縣霍州知州鎮江蘇州知府蘇松常鎮太糧道
江蘇江西按察使甘肅浙江福建布政使福建江蘇巡撫工
部尚書湖廣浙閩總督其政績之美甚衆而其尤著者山西
有孟木成者爲人誣以殺死張光裕一省之官皆定爲情實
矣公驗其兇刀甚小與傷痕不合所序情節甚乖舛執以爲
誣及欽差至猶頗以翻衆案爲難也公辨之詞證明而義堅
正木成卒得生公名由是大起東南之漕爲天下至重公爲
糧道及浙藩尤能清理之使輸者不困而官運充其督湖廣
也自昔江漢氾溢沈浸民田或數十年且數百里公奏請甃

開濬河而建立堤工親往督視用財費萬計工竣至今爲利其察江盜尤嚴緝法當而令行及在閩時治洋事皆整辦江海行者靡弗頌焉其自勵訓士及誨其家子弟一皆出於儒者之正義而歸於實心則公所自得之要也是藏成于嘉慶十九年公年七十二矣竊謂古人多以垂暮之年復大建勲業若漢趙營平宋文潞公皆以八九十而更有事功載於史傳今公雖逾七十而精神尙健足爲　國任前日之事可書後日之業吾不能紀然惟一以實心之道成之則事雖未見理則可明大人君子之道一於誠而已以是作公藏豫銘可

也公曾祖諱自理祖諱以岱考諱時芬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夫人姚氏先卒已別葬子正修正綱正本正鋆正榮正楚孫鎮光燡光漢光炳光曾孫先愼銘曰
國政巍崇寢食之細悉以誠將一言可蔽猗惟汪公名德重臣塞淵其心自矢畢身其行未央焯其已見銘告千禩爲士林勸

實心藏銘 并序

汪廷珍

嘉慶十有九年尙書總督浙閩桐城汪公自作生壙名之曰實心藏而其同里刑部姚姬傳先生爲之銘旣而尙書以手

珍性拙而好直於實之義有相近者且同出唐趙公後也俾復銘之竊惟刑部之銘其敘公之世系游歷當官事蹟與所以名藏之說備矣於法不當復銘顧廷珍以同姓後生恒慽所至時獲與公共事得以親見其行政聞其言論竊有以知公蓋嘗從事於聖賢誠身之學而有得者也公不敢居於誠而自矢以實實之與誠豈有二哉聖賢之言誠莫備於中庸達道達德九經行之則一一者誠也朱子曰反身而誠則仁矣誠者誠吾仁也仁者人得乎天之理而發之則爲情情而不當乎理則私欲而非情理而不洽乎情則矯激而非理合

理與情仁之謂也知此之謂知强此之謂勇其權度在中其功夫在敬其學則自爲己愼獨而極於位天地育萬物其道則本乎修身事親知人而歸於知天一言蔽之曰實心而已矣予觀尙書之爲人才敏而習於治庶務雜投沛然有餘而其處事也兢兢業業愼以求中惟恐幾微之過與不及而不得乎情理之實及其準之情理確有所見則毅然爲之成敗利鈍一聽諸命而不顧嘗作可靠說自述其生平得力甚詳今行年七十教人自爲守之如一口過此以往益可期矣廷珍檮眛竊嘗有志於世而病其才之拙間質諸公公曰人者

何才實心即眞才耳予始閙而過之退而思之實者志也才者氣也志至氣必至焉公之初試爲令也上官辻之屢欲擯以司鐸旣爲守令治民聽訟有神君之稱歷膺繁劇所至輒辦其爲大府也廉公靜正吏民無智賢愚不肯咸信之豈獨才過人哉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觀於公而益信銘曰

天下雷行物以終始大人之心不失赤子道風旣邈士也二三旗常之赫衮影之懸峩峩尙書惟邦之翰明惠廉能勲名有爛何以爲治曰理與情惟茲實心矢以畢生我銘厥藏用

詔來世辭無慮美懼拂公志

晚年自號實夫說

嘉慶二十年春志伊入

覲五月十七日回閩浙總督任恭摺奏報秋七月奉到

硃批實心實力勿移素志勉之欽此仰蒙

聖天子知臣之素志勉令勿移儼然爾室中天鑒在茲而寸衷

益用兢兢矣先是姚姬傳先生爲予孫作實心臧銘并序予生

平事語飭而義賅末引趙營平文潞公皆以年八九十而更有

事功期於予後日之業不能紀然惟一以實心之道成之則事

亦未見理則可明益其意以頌爲規隱然與
聖訓有合焉志伊雖年逾七十而一息尚存敢移素志自斯其
實心實力而不爲
國家用乎不特上負吾
君下負吾友之殷望抑亦自負生平矣爰自署晚年之號曰實
夫用以朝夕自省不實則妄能無惕然於晚節末路之難耶是
爲說

爲己說勸閩浙屬官

嚮來接見諸君子莫不以爲　國爲民之道暢言以相勗聞者

輙視爲老生常談徐察之更不免面從心違不得已而易一道以相勗不日爲　國爲民而日爲己盡入仕者果日兢兢焉念己爲祖宗積善餘慶之已斷不敢蕩檢踰閑玷祖宗而並斬祖宗百年之澤果日惴惴焉恐己爲子孫積惡餘殃之已斷不敢貪贓枉法爲子孫而反貽子孫百世之羞況愛己爲光前之已必不能舍　國計而別圖事業以增光且愛己爲裕後之已必不能舍民生而別施功德以垂裕是不必沾沾曰爲　國爲民而愛　國愛民之心事皆出於愛己之中盡愛己切斯能盡己職而不負　國恩愛己深斯能盡己力而不負民望即或精明

乃心絕無望報之意而百姓愛戴載道口碑爲上官者寧恐沒其善而不列其事達於
朝以待大用乎小善受小名大善受大名謂身後而不入循吏名臣之傳更無此情理諸君子其三思焉

碑銘

皖江汪志伊著

桐城汪氏家廟碑銘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盖決之於理而謂天有不爽之報也然在積之者勤勤焉懇懇焉祇自率其天性而不汨元善之良耳初未有家之見者存也迨其後克昌或登科舉或府爵祿鄉黨間必追論其祖若父某某也爲善於鄉其子孫應爾也某某也樂善不倦其子孫應爾也且從而嗟歎之曰天之報施善人也毫末不爽如是夫雖然報及子孫者天理也報在其身者國

恩也生則封歿則贈如其子孫秩何莫非積善之慶也溯我
先人自休寧遷居桐城白陂塘世有隱德吾 祖樸巢公創建
族祠措置祀田吾 父恬菴公贊成之所以尊 祖敬 宗而
睦族者至矣其他任恤諸善事不可勝紀今志伊仰承 祖功
宗德得舉於鄉累官巡撫慚無實政及民上負
朝廷任使以貽 先人羞也夙夜兢兢罔敢稍懈嘉慶四年恭
逢
覃恩晉贈 曾祖考郡庠生恪齋公 祖考國子監生樸巢公
考邑庠生恬菴公皆資政大夫 曾祖妣

旌表貞節潘太夫人　祖妣姚太夫人　妣胡太夫人井夫人
秩至二品崇矣
錫及三世榮矣凡歲時禋祀及有事告廟旣難遠赴族祠而猶
若庶人祭於寢也豈禮也乎恭閲
大清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二三品官廟五間兩室階五級
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鉶爵祀高曾祖禰四世祧者以昭
穆藏於夾室孝經云守其宗廟卿大夫之孝其是之謂歟爰命
長子正修卜地於小龍山新宅之東鳩工庀材先建承
恩堂於坡上將先後鑄成

誥勅石版恭嵌堂中正壁昭欽崇也誦　先圖石刻臚列左右昭敬愛也次建家廟於坡下中分四室旁作夾室昭制度也越一載工成奉　高　曾　祖　禰栗主及祔位主入廟歲以春夏秋冬仲月擇吉致祭從

會典禮也又奉　始祖潁川公神主於東夾室中位以冬至日祭又奉　高祖渭水公以上　先祖家乘中有像及有墓在祠城者　漢龍驤將軍君璉公　吳新都侯子明公　齊軍司馬鵰遠公　唐越國公英發公　法曹參軍子尚公　翰林學士叔賢公　宋秘閣校理景昇公　天章閣待制五楓公　元

卿公　希先公　不已公　斯陶公　明枝書公　東朗公
麟徵公　郡庠生繼登公　華瀾公神主於東西夾室以立春
日祭從程子說也祭器祭服咸備并以黃琵山田十八畝永爲
祭田樹碑於東階銘曰
汪氏姬姓支分魯宗潁川食采輔魯有功南遷始新　漢君睦
公家乘肇紀建安年中隋唐之際兵起羣雄惟我　刺史歙鎮
江東安全十載六州攸同歙宣杭睦婺饒　詔褒忠義越國膺封天亦厚
報子孫如螽英賢濟濟胥托帡幪　七十世祖始家於桐白破
塘西詩禮宏通積善既久慶及藐躬仰沐

國恩雨露滋濃封疆重寄方媿秩崇
榮施三世
帝曰酬庸嗟予臣子敢不敬恭卜居於此山名小龍作廟翼翼
秀挹羣峯奉祀四室祔位以從祧藏夾室得展微衷僾聞愾見
如接聲容祭必有田俎豆乃豐爰施丹雘繚以垣墉言念經始
承
恩堂工敬摹
誥勅鐫之珉琬肅嵌中壁尊於華嵩譪　先圖刻旁列重重
宸章　祖像輝映雲松子孫保之惟孝與忠况曾秉禮夙著家

風家風愈厚家慶彌隆維天福善靈秀永鍾葛藟瓜瓞綿綿無窮

記

皖江汪志伊著

誦先圖記

志伊自計倘以至薄宦十餘年未獲一展祠墓寸心耿耿逢節序倍覺愴然竊嘗讀桴亭陸先生思辨錄而有感矣其言曰伊川先生以塑像之故并不取影神之說以為苟毫髮不似我父母則未免為他人矣此言似屬太過父母有影神亦人子思慕音容之一助也何害義理而必欲去之是使人子之幼喪其父母者并其彷彿而不得一覩也此余所以抱終天之恨也又曰

人子於父母之亡決當依禮立主至於影神則隨其心力若祖宗有賢德及爲時名臣則不可不傳影神以爲後人瞻仰之資是亦立碑勒像之意也觀此而陸公仁孝之思可以悠然會矣余先代自穎川得姓而後歷秦漢越唐宋元明以迄於今代生賢哲雖傳贊誌銘班班可考而遺像多闕如惟家乘中舊摹始祖啓穎川公　三十一世漢龍驤將軍公　三十三世吳新都侯　四十世齊軍司馬公　四十四世唐越國公暨我　支祖四十五世法曹參軍公六像文家奉　四十八世唐翰林學士公　五十九世宋秘閣校理公　六十一世天章閣待制公

暨我　高祖渭水公　曾祖文學恪齋公　先大父太學樸巢
公　先大夫文學恬菴公影神七幅至　先兄崇陽大尹像則
余心追手摹指授畫家而成者頗極神似亦附於其間夫子孫
之於祖宗氣相衍心相結今對此影神僾乎見而愾乎聞是爲
當日思慕音容之一助即于我後人以瞻仰之資也但卷軸甚
繁宦轍往來殊難攜載爰選與中傳神妙手倣謹摹繪彙成二
冊並延一時品優學邃兼長篆隸行楷十數人分繕傳贊誌銘
於後似有合於陸士衡文賦中誦先人之遺意因顏其額曰誦
先圖上下數千載而色笑宛若親承功德不虞泯沒者此爾隨

時瞻仰亦聊慰我十餘年耿耿未展祠墓之心也夫

寶晉書院續增經費碑記

書院在郡城北北固山麓其先爲寶晉齋卽宋米元章以研山易蘇易簡甘露寺地創爲海岳菴者也康熙四十四年大學士張玉書欽奉

御書寶晉遺踪四字敬摹懸額乾隆二十八年丹徒令貴中孚仰體

聖祖仁皇帝稽古右文之至意詳准改建書院以充公之産及紳士捐項歲支租息銀一千四百六十七兩九錢零爲院中經

費然迴涐歎支應未免不敷五十三年余來守茲郡公服輒至院中與諸生講論甲乙其課藝砥礪其人品來者益衆而應給之費愈難會紳士人等好義樂輸共捐市平市色銀四千四百三十四兩呈請交典鋪通年計得息銀五百三十二兩零以充束脩膏火之用余喜踴躍歎亟據情詳請院司批准立案歸丹徒縣收發以便異日報銷核實焉夫興賢勸學守土者之責也經其衣食使可孝弟邑士大夫之所以式穀其子弟而陶成其風俗之盛心也要其樂羣敬業克副父師之望則在諸生之自力焉蓋學古人者必學其人之根柢今書院爲米公舊宅江山

之勝甲天下人第知其文章翰墨超妙一時而不知其高才實學有未易幾焉者也昔蘇長公自海外歸與書云橫海八年親友曠絕未嘗關念但念不得見元章以洗積年瘴毒及得寶月菴賦又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夫以蘇公之賢而見推若此則知米公之才之學實有大過人焉者矣今諸生登其堂撫其遺跡穆然想見其爲人其於爲學之道庶有進乎然適體者恢授衣之功飽食者念服田之苦則紳士人等之好義樂輸以爲諸生栖者又烏可一日忘哉爰將姓名銀數續編入志以垂久遠而余以守土之責爲之記云

補刻茅山顏魯公書元靖先生碑銘記

乾隆壬子秋錢辛楣先生語余云向遊茅山至玉晨觀訪顏魯公書元靖先生碑已燬碎尚存二十餘片道士不知寶愛委諸糞土瓦礫之場恐妙蹟不復留人閒矣並出遊山記示余余竊惟辛楣以訪碑出遊隨處表章舊蹟而茲復向予諄諄以拾殘補缺爲守土者責也余公冗不暇入山札句容縣學兩廣文徐君彤俞君獻搜尋殘碑督工椎搨逾月來報言此石現存觀中者半廚祭灰支竈砌地鋪階及附近居民家供在書案者檢來共得三十三片當運至學舍藏貯但四面刻字難以架空磊

暨施郵到搨本六十紙計存一千四十餘字經辛楣詳加考訂其完全之字僅得七百六十有六其殘缺者正面三百六十一字右側八十六字背面三百三十三字左側五十九字計共殘缺字八百三十有九以硃書補注之適賈人挾此碑宋搨本至其文字與辛楣考訂無異而神彩尤爲煥發予且喜且驚豈知予相需之殷來索重價耶抑魯公之靈默默相之耶乃償賈人直付姚東樵以缺字鉤勒上石期成完璧又恐膠合以還舊觀日久仍不免有攏裂之虞今仍於玉晨觀中築石臺兩行將殘碑及補石分別大者爲一行小者爲一行排置臺上其兩行之

碩亦砌石覆蓋俾免散失又以文字顛倒另縮小字勒碑於旁以爲後人叙次之據復建石亭以覆之夫歸公之書本以骨力勝寔爲萬世楷模若但云氣節凜然重其人因以重其書猶未免掩其書法之眞也抑余嘗考家乘歸公爲河北採訪使時余四十八世祖翰林學士公諱世美初舉進士爲其從事公深器重之遂妻以女是歸公亦予外家之祖茲碑猶存寧得委爲異任況責在守土不可負辛楣諄諄之意乎爰偕僚友捐廉以襄其事茲因工竣而爲之記

龍井禱雨記

龍井當西湖之西風篁嶺之上澄然一泉玉潄珠瀉環泉四面闌以石如非形相傳有龍在焉禱雨輒應攷志明正統間值歲旱令力士淘之初得鐵牌二十四面玉佛一枚金銀各一錠上鏨大宋元豐年號次得石高可六尺許奇怪突兀上有神運二字其旁多欵識漫漶不可讀不知何代所鐫繼又得銕牌十五面銀一條上鏨吳赤烏年號蓋皆投龍以祈雨者其日黑雲四匝泉頭洶湧懼而止焉知此地有靈湫而後以龍名而龍之神應於茲井也由來遠矣嘉慶元年秋七月渴雨故事官杭士者每賜雨愆期必禱於天竺大士不答則迎來郡城朝夕禮拜迄

應迹返寺余循其舊率僚屬先赴天竺祈焉越日迎奉於郡城之海會寺久之仍不雨予曰雨必有所自爲維龍井之神蓋護法而佑斯民者因閏月之二十八日率杭守詣風篁嶺禱於神前禱畢繫甕缾取井底水掩蜥蜴四入木罌飼以水草歸供大士香案是日甫稷風隆然而起雲油然而來雨沛然而降絲絲延延徹三晝夜田疇既霑足矣吏民咸慶轉歉爲豐乃敬還大士于山歸蜥蜴故處而遣官新龍神之像兼葺其祠題其額曰靈湫神應夫以上天之仁愛斯民也豈故屯其膏耶苟大士之慈龍神之惠上召天和而下貽民福藉以釋司牧者憂也如曰

誠感斯通則衆君子之力予何有焉謹志之以告後之守土者

重修蘇郡學宮補記

昔予於乾隆戊申年由鎭江調守蘇郡見學宮廣鉅兼以官工不堅歲修爲累郡有汪觀察文琛巨富也勸獨任之文琛有難色曉之曰家無不落之理此乃不朽之功費數萬金與范文正公媲美可坐失機會乎文琛喜又恐將來援爲例累子孫予笑曰正恐將來未必累爾子孫耳果累寧非爾家厚幸乎乃躍然任之付以章程於是大興工役不令府縣書役得履其地但時親視焉易做而新煥如也內外垣三百七十餘丈下墊石條三

層或二層上砌甎三十六層覆以厚甓亟修尊經閣就至善號舍二堂址建敬一亭改敬一亭爲白刺史祠與韓況二守祠並峙移建省牲所於明倫堂東北隅以其址建教授署添建武官廳於龍門左凡學宮內殿宇牌樓碑亭橋梁各祠宇修葺之像座一新立扁明倫堂郡忠孝節相鼎甲各爲一扁計二百有九殉節及博學宏詞科滙之計十有八科目則挨次臚列爲長扁閱十有四月而工竣會費白金五萬餘閔撫軍鶚元記之梁侍講同書書石立於學今予奉

命撫吳越十有七載矣瞻仰宮牆依然鞏固回思當日具其事

請

聞於朝適閔中丞緣事去續任中丞者多與予迕不獲

奬文琛義舉茲故補記之以志遺憾云爾

新建關帝廟碑記

嘗讀史而知爲臣之不忠不勇者皆天賫凉薄者也又知爲臣

之忠而不竭於誠勇而不衷於義者皆不學無術者也

漢前將軍關侯生鍾天地正氣忠勇性成好讀孔子春秋左氏

傳凡所謂尊王賤霸誅亂討賊定名正分之道辨之精矣故其

忠也出於至誠其勇也發於大義英風浩氣巍巍獨超千古焉

此非特得天之傲抑亦所學之正也不然將當漢室衰微羣雄競起安能審順逆明去就謝曹操厚待之情絕孫權請婚之使而與翼德孔明諸賢豪毅然以先主爲帝室之冑同心翊戴協力經營拳拳以復漢爲己任始終不易其見之明守之固行之剛也如是哉惜也攻樊城敗曹仁降于禁獲龐德梁郟陸渾遙受印號威震華夏許都議遷漢業若將復矣乃天不祚漢吳下阿蒙伏兵𦪇艫中而躡其後兼以糜芳傅士仁之反噬而侯乃見危致命耳幸也至宋朱子作綱目以續春秋破君實族屬踈遠之說揭章武之元而大書之竟以昭烈承獻帝後紹高光之

統而侯生平復漢未伸之志忠勇未雪之氣乃得伸且雪於千
百年之後是則精春秋之義者不且遙遙若合符節而默相慰
也歟不寧惟是昔魯哀公立孔子廟於故宅迄漢唐永平貞觀
間詔郡縣祀孔子於學校歷代因之是廟祀而徧天下者惟孔
子爲然侯仕漢封漢壽亭侯歿謚壯繆宋元易侯而王前明晉
稱帝至
皇朝尤昭靈貺屢加
敕封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並
飭易壯繆謚忠義而廟祀亦久徧天下與孔子等莫不敬之畏

之若有所惕然而不容已者非擴天地之正氣執春秋之大義而忠勇深足以感人不至此吾桐西鄉雙港舖保祀侯像於梵天寺非專廟也住持僧法慧靜正勤能先經募修寺宇易敝而新奐如也乎甚嘉之今遠來蘇州節署商擇地特建侯廟乎獨力不支因寓書浙江鹽政兼管織造事李公名常顯者捐金若干得以庀材而鳩工焉法慧並請乎爲之記乎恐里中人不察事神本意故特表侯之誠以爲忠義以爲勇昭昭然與天地相不朽者所以勵百世臣子之心立忠勇之準而使此舉之不徒然也廟以關帝稱從

封典也記仍以漢前將軍關侯稱從侯志也

驗收湖北疏河築隄工程記

今天下論築隄疏河之弊者莫不曰虛報丈尺偷減夫工而所以稽查虛報偷減之弊往往臨事茫然者無他不察舞弊之原則失之浮不立釐弊之法則易於混且不親身周歷逐段勘丈則亦不能遽自信而使承辦之員無所欺飾於其間湖北江陵等州縣河道淤墊隄塍漫潰民間田畝被淹自三五年十餘年至二十年不等仰蒙

皇上軫念民艱准將淮商捐銀五十萬兩作爲防堵疏消之用

并令工竣後親赴驗收所以興美利而除積弊者

聖意至周極渥予欽承

恩命夙夜敬凛亟思有以仰副

宸衷凡於驗收隄工時必先派役執定畫有丈尺之高桿兩枝立於隄之內外脚下將桿頭長繩橫拉平正以量之則隄之身高面寬脚寬各若干是否與估冊相符立時俱見至隄身陡側易致沖刷必以二五收分爲準復將繩自隄脚直拉至隄頂以量之則躺腰之弊亦見又將繩自隄面橫拉至兩邊以量之則窪頂之弊亦見甚至隄身之高不及原估尺寸轉將隄脚旁挖

深以冒爲高者然距隄脚十數丈外尙有未挖之處形迹可驗一經與新挖之坎較量高低則挖深冒高之弊亦見至築隄向例以土一尺爲一層必得層土夯硪連環套打始能融結堅實而欲驗其結實則以錐試不漏爲度今用數尺長鐵錐飭役於隄頂隄腰釘下拔起成孔卽以壺水灌之土鬆者水卽不能久注則雜用沙土及不加夯硪之弊亦見又如低薄舊隄迎溜頂衝必須加高培厚者往往將原有舊隄揑高爲矮揑寬爲窄以爲加倍冒銷地步然舊隄必有草根盤結深固擇一二處飭役挖見草根計算則揑矮揑窄之弊亦見又如危險舊隄及漫潰

缺口處所必須退後挽築新月隄者其新月兩頭必連舊隄謂之搭腦往往不按舊隄斜坡扣除新隄搭腦土方之半一經飭役丈量計算則捺舊爲新之弊亦見又有揑報取土在數十丈及百丈以外每土方浮開倍夫一二三名者若遽令刪除不足以折服其心隨查明取土坑坎飭役眼同丈量虛實不能稍混則揑遠取土浮加倍夫之弊亦見又新築隄𨺚處所間有原舊土坑新冲水潭必須塡築以爲隄基者往往因此虛報坑潭希冀朦混除隄外尚有餘存故迹可憑應准開報土方外其稱歷在隄下不可見者即於環觀百姓內擇其土著樸實之人問明

則揑無爲有之弊亦見至於驗收挑挖淤河之工必查其原估面寬若干丈底寬若干丈以長繩一條按其丈數加以紅綫數條上繫於繩下臨於河面河底用兩役各執繩頭於兩岸前行則面底寬窄之弊不能混也其估挑河工共深若干尺則飭役執定畫有丈尺之高桿下靠河底上凖前項長繩以量之則深淺偷減之弊不能混也甚至河底河面如式開挖而河岸半腰形如鼓肚一經水刷必卸成淤飭役即於鼓肚處抽挖三四寸寬小溝一道俾與上下相平然後量計即知其少挖土若干方則兩岸鼓肚之弊不能混也又或於估挑淤河之初往往將原

有舊河捏廣爲狹捏深爲淺并將浮面草木刨除以爲挑挖冒銷地步然草木雖刨而根株猶在萌芽復生據此駁詰并將新挖未有萌芽之處指出起訖比較分明卽無可置辯則其捏狹捏淺之弊不能混也又或於工頭工尾如式開挖其中間段落有漸高漸低巧爲偷減者飭令先行放水鋪塘以數寸爲度不得過尺俟水面一平而底之高者立見則間段偷減之弊不能混也又挑河淤土往往就近拋棄灘岸之旁必致水來冲御復淤此可一望而知飭令集夫搬運河岸之上則圖省人工就近拋土之弊不能混也以上皆各州縣築隄疏河之弊于當驗收

時即於承辦官所呈工段清册內註明其虛報尺寸者即扣除不准開銷其偷減夫土破工者則勒限嚴飭補足至所築隄工及所開河工各長若干丈尺顯而易見本難弊混亦復飭役執步弓於輿前按步丈量高聲數報尚與估册相符噫乎此次疏築之工蓋僅工段之長尚無弊混耳使非奉有親赴驗收之

旨恐工段之長亦將與高寬深而同滋弊混也且非釐弊之原察之詳釐弊之法立之密並於工竣時僅照向例委勘而不親赴驗收恐報銷時亦惟有任其欺飾而無憑駁詰也於戲積淹至二十年之久役夫至千百萬之多若猶費徒虛糜工無實效

其何以挽小民沉淪之苦而副
聖主興利除弊之心耶故記之以告後之念切民瘼者

聖功書院碑記

粵稽唐虞三代以來有全數斯有全學有全學斯有全人而要必自蒙養始夫大學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人之有體有用孰全於此而論語言弟子入孝出弟以至學文于蒙養必諄諄焉此孔門之教所由比隆于唐虞三代之治也越至宋儒蔚起莫盛于閩楊龜山游定夫劉彥沖李愿中諸先生引其端至朱子而集其成更有若黃勉齋傅景初陳安卿李公晦真西山陳[illegible]

中蔡季通父子諸人衍其緒孔門所相授受大學體用之全盖至是乃大著明於天下海濱鄒魯之稱迄今猶想見其盛焉雖然小學之教不專則後生小子雖欲遠紹前修希踪先哲而其道無繇朱子有憂之作小學一書宗弟子職之遺意以立大學之始基所以溯孔子之教者肇乎此所以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法者亦肇乎此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於戲豈其然乎

我

國家文教覃敷郡縣既各有學復設書院所以興賢育才者意良深厚福州爲七閩省會嚮有共學書院專以課歷童子試者

年久圮廢而諸童乃與諸生同課于鼇峰書院矣嘉慶庚午予來督閩浙即議復建諸童書院未果癸酉改射圃爲文昌宮予定建書院於宮之西偏又以費用不足而止故每於甄别考課時别以小學命諸童試題且限以不熟小學者不許與試凡以示學有始卒教有先後未可躐等而進耳雖然生童聚處訓課不專此心終歉然也今以疾蒙

恩予告回里因綜計庚午迄丙子七載閩海關及鹽法道例解督署備進士貢之費歷年剔弊覈實于足備本年貢外共積存餘銀六千五百餘金爰商之王晩馨中丞以爲建立諸童書院

之用發令署布政使按察使覺羅麟輝山晉糧道馮紳泉鹽法道孫平叔總其成延好義急公之紳士劉廣文照李孝廉大瑛共襄其事以三千餘金即于文昌宮西偏建造書院專爲諸童肄業之所以三千餘金籌息添設院長修膳金并監院薪水及每年修葺之費其灊峰書院肄業諸童本有正課六十名每歲膏火六百金悉歸于此既以推廣

皇仁亦聊慰予數年來殷殷之願焉耳顧院既重設而猶沿其學之名將後生小子不知可與共學之非易言而或泥未可與適道之文非所以振其氣鼓其志致失蒙以養正之義也因易

其名曰聖功書院且六聖功云者言蒙養之功作聖之基也蒙而養以正則作聖蒙而不養以正則作狂聖狂之介係乎蒙養之功也危乎微乎教者學者可不顧名思義奮然起惕然懼乎然教之責在院長而董勸之責則在守令自今以後福州守與閩侯兩縣令以四書文循環月課福州守每年甄別一次其甄別報名時監院官必按名令背誦小學一則能熟記者乃入册郡守亦必以小學命題定爲例守而循之無變無怠夫如是則諸童自必併心壹志于小學斯其趨正而其學亦正其學正而其心亦正循循焉進極乎明德新民之全學卓然爲有體有用

之全人庶幾海濱鄒魯之盛不難復見於今日以副

朝廷昌明正學作養人才之意也蒙養之功豈不重哉豈不懿

哉